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七至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五十六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七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高氏曰防魯地齊侯來而夫人出會之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氏曰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于下則天變動于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主王室遂虛其為法度

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

張氏曰周之秋今五月也麥熟苗秀因水漂盡民食之絶有國之大事故書高氏曰秋大水而無麥苗與隕霜殺菽同義因水災而無也胡氏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胡氏曰防魯地穀齊地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氏曰次止也俟待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胡氏曰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

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

甲午治兵

謝氏曰以陳蔡不至故擇日治兵志于攻郕故也國君治兵有時事起而後治兵兵不素習故也胡氏曰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

其志非善之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　胡氏曰書及齊師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于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胡氏曰書師還譏久役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

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侯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于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常山劉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此之詳者盖莊

公此年之師九為非義上不禀命于天王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讐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

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

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謝氏曰無知僖公母弟年之子也衣服禮秩如適因以作亂然則公孫無知緣公孫之寵而敢為大逆者也春秋奪其公孫所以絶其親而誅之也公子公孫恃子孫有承繼之道而肆為逆惡者衆矣故衛州吁黜其公子齊無知黜其公孫所以正大法

也所以杜後世子孫爭國之心也無知書齊與州吁書衛同意胡氏曰僖公私其同母異于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于年之來聘特以弟書于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垂戒之義明矣古道親親與尊尊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叔而後王室强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于尊賢使為表儀以為親親之道必有簒弑之禍矣徒人費遇賊

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棼如死于階下是能
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
經何也如費等則所謂便辟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
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
仇牧義行于色不畏強禦以身死職則異矣當是時
管仲隰朋鮑叔皆沈于下僚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
之棼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如此故以
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陳氏曰弒君者連稱管至父則其專罪無知何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張氏曰襄公即位以至于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

謀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至是雍廩殺無知　胡氏曰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高氏曰按國語韋昭注云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

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遂陰名小白于莒則知此盟蓋公意也故書公及凡國亂而嗣君未定則方伯請天子之命以正之可也今公既不能請天子之命乃捐禮以求盟且齊人義欲納糾而自迎之又何以盟為然齊來求君而公固欲盟苟辭不盟恐生他變故以一時之權抗公而盟于蔇所以稱齊大夫而不見名氏者聖人深察人情所難而曲盡一時之變有異乎處父高傒也公之所為如此宜乎齊

人之背盟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子糾公穀皆無

子字程子曰春秋書公伐齊納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者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桓公兄

也當立子糾弟也不當爭考之春秋可見桓公之入

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書曰公伐齊

納糾左氏誤多子字公穀之言是也楊龜山曰嘗攷

子糾與小白未嘗為世子而俱出奔故春秋不書子而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以齊繫小白宜有齊者也糾不稱子又不繫之齊者外之不宜有齊者不宜有齊而入之是為亂而已胡氏曰納者不受而强致之稱入者難詞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按史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禀命故以王法絶之也桓

公于王法雖當絶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公為從義名忽死子糾為傷勇　愚按子糾小白之少長傳記所載不同今亦無從考證但以論語所記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于

溝瀆而莫之知也觀之則桓公管仲之事決非篡弒矣故程子釋之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不死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無乃害義之甚起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程子

之為是說蓋以夫子之言可信也若使桓公之立非義雖有及人之功夫子之言不以過掩其功而功過並論可也許其功掩其過以成敗論人吾知夫子之言必不如是也況肯以名忽死子糾之難為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乎程子之說千古不易之論有天下國家者之所當取法豈特施于桓公管仲而已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高郵孫氏曰齊亂不以時葬于是小白始入葬之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喪戎路乘傳而歸　胡氏曰何以不書公莊公忘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是故沒公以見貶若為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其不以復讐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高郵孫

氏曰春秋之義内不言戰言戰則敗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有内言敗績者乾時之戰書戰書敗此春秋之變例也莊公父見弑于齊齊為仇讐之國無時而可通莊公受公子糾之奔志欲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而納糾矣而公子小白先之既忘其讐也又不量力而與齊戰焉戰而不勝而至于敗師徒崩喪而子糾不免于死為莊公者其罪如何也莊公有諸侯之位國君之尊民人之所瞻望一國之所矜式也父之

仇讐則忽而忘之仇讐之弟則決而納之既不果納又戰而敗其師焉不共戴天之讐已不報而與之交矣無辜之民又驅之戰而至敗焉十二公之間師之惡未有甚于此者內不言戰戰不言敗魯史所以待魯公之法也若莊公之行蓋非魯公之所宜為書戰書敗若曰吾君之所以至于是者由其不君也　愚按不書公所以諱魯之辱而存臣子之禮特書敗所以見公之惡以明君父之讐其詞微而彰其義微而

著非聖人孰能修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張氏曰殺兄弟當著君之罪而罪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于當國之手毫釐之差霄壤之繆今齊大夫始以糾為先君之子

而盟欲立之謀不審于初已為罪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糜興生殺輕率甚矣故加子于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則舉國君臣同責其忘恩失義之罪也髙氏曰書齊人殺則小白在其中書齊侯殺則國人之罪免矣穀梁氏曰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

矣常山劉氏曰公伐齊納不正故書納糾而不曰子齊人殺糾而書子者齊大夫既自與魯盟而立之矣又自殺之故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罪齊也胡氏曰取者不義之辭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于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争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其心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

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愚謂納糾不書子以明糾不可以為齊君所以罪魯納之不正殺糾復書子以明齊人殺其所立之君以罪齊殺之不當子糾之死或曰魯殺或曰齊殺以經考之齊人取之于魯而殺之齊人殺之固有罪矣魯人非特不能納之又舉以與齊使齊得殺之則猶魯殺之也故書法如

此而齊魯之罪見矣

冬浚洙

公羊氏曰浚者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揺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于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高氏曰公曷為敗齊師能强也我因敗績而修備齊師恃勝而益驕是以能敗之所以齊師之來不書侵伐蓋因其兵入吾境而遂敗之不待交戰也家氏曰乾時敗歸齊人得志取子糾而殺之魯復不敢校而桓公挾其殺糾之餘怒以兵加魯魯之師直桓之師

曲春秋書法坦然易見也幸魯莊能與讐國為敵而又勝故書曰公敗齊師于長勺喜之也　愚謂春秋之法詐戰曰敗然魯之敗齊齊曲魯直故春秋喜魯之勝非喜其勝也喜其勝于齊也

二月公侵宋

胡氏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薛氏曰侵者掠其邊鄙也怙

于長勺之勝無故侵人之國書始怨也

三月宋公遷宿

胡氏曰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而況廹于横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路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甚矣凡書遷不待貶而惡已見矣髙郵孫氏曰諸

侯受地于天子傳國于先君不能以道守位以德懷民而見廹于强大受制于同列去南面之位而為之臣屈諸侯之尊而為附庸之國為之遷者未免有罪遷人之國蓋不可勝誅矣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未盡亡也至僖文以後則皆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

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高郵孫氏曰公正月敗齊師于長勺而二月侵宋齊納糾之恨不釋而宋見侵之怨方興故齊宋之師會次于郎將伐我公乘二國之未至先敗宋師而齊師亦還也胡氏曰齊人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隣之怨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

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愚按禮記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公隊敗績與經不同當以經為正彼蓋記禮者誤爾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程子雜説曰莊十年荆敗蔡

師于莘荆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止書荆荆本子爵僻在蠻夷不能從中國政令居中國爵號不共王祭故夷狄之也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于此始能修聘而未能備中國之禮故祇書人二十八年荆伐鄭猶前志也僖二年楚人伐鄭至是始改號楚蓋自此寖强矣故皆稱人然終齊桓之世惟祇人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為齊桓能制其强也至十有七年齊桓卒楚于是始横十九年則已盟于

齊矣二十一年又盟于鹿上用見周室衰微夷狄方張至秋之會則書宋公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楚于是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所以著其強大難制中國不能抗也至冬告捷以威諸侯聖人復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貶其爵又書獻以抑其強爾從是以後有事于中國皆用其爵惟貶而人之者各隨事以見焉劉氏意林曰吳楚徐越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

王非諸侯所名也故夷狄之然猶不欲絶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愼絶人也謝氏曰荆之敗蔡師也哀侯無死社稷之義而臣服于荆則君位已絶于國故書名凡書敗書滅書入以其君歸者春秋皆名以其前無死義之忠後無復國之志故以匹夫名之陳氏曰春秋爲夷夏作也荆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而言以歸則蔡侯服楚也是夷夏之大變也吳敗頓胡沈

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夏之不亡者寡矣是故書荆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聖人之所甚懼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子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趙氏曰覆邦絶祀曰滅公羊氏曰何以不書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啖氏曰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于奔者也既

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國滅君奔者四
其三不書名惟徐子章羽書名傳以服吳後乃奔楚
故書名以罪之胡氏曰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
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
勝至于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絶也謝氏
曰小國為大國所滅其君力屈而奔者非其不道失
國也非以屈節在所棄也以直詞訴王以王命求助
邦國則社稷可以復安矣豈可遽以匹夫絶之哉故

君以國滅而弃者春秋皆不名陳氏曰書滅始于此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　愚謂此齊桓圖霸之始謀也桓公入國既定其位方欲有以合天下之諸侯而懼人心之不一首以譚之不禮于己而滅之使天下諸侯懼而畏服此所謂以力服人者也夫三王之興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齊桓殺糾以得國殺一不辜矣滅譚以立威行一不義矣雖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仲尼之徒無道之

者五伯三王之罪人豈不信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為乘丘之役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于兵矣

秋宋大水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

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詞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意　張氏曰外災不書此特書者宋來告魯弔之也此見怨不廢禮諸侯往弔主人罪已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然文豈足以應天哉閔公不能踐敬之一言而以靳宋萬自禍董氏所謂出

災告以譴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哉

胡安定先生曰春秋惟内災悉書外災或舉一二以

見天下之大異東萊呂氏曰諸國災則書其顯然為

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

冬王姬歸于齊

愚按此王姬歸齊公穀皆以為過我故書而先儒又

多以為再主齊昏以事考之襄公既弑則讐人已死

王姬歸齊前已責其甚者至此不應再賂當因適齊

道過于魯書之公穀之說為得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啖氏曰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

陳氏曰紀亡矣曷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詞也未始復也而再見春秋所以録滅國也

胡氏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至此方卒故叔姬歸酅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

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册悉書之夫子修經存而不削為後世勸家氏曰是時紀既亡矣而春秋猶書紀叔姬者錄叔姬也錄叔姬是存紀于既亡之後叔姬不與紀俱亡也高郵孫氏曰叔姬為伯姬媵法不當書春秋賢之故備書之高氏曰此見紀季以酅入齊非叛也政以存國爾衆人疑其迹而春秋明其心因叔姬之歸以見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至是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説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謝氏曰人君所與居處游燕不可一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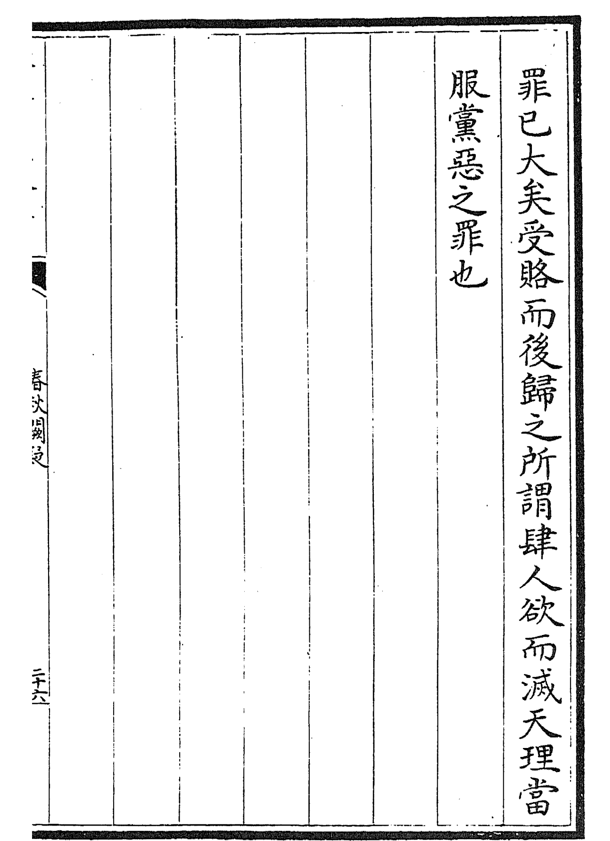
人陰邪得居其間則雖千乘之君匹夫或得為之難
宋萬凶勇之士也凶則畜禍心勇則無忌憚閔公旦
夕與之相親而不知為之戒故一言拂意而不測之
變發于蕭牆然則左右近習可以使非其人耶胡氏
曰夫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
無益于事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
而不能執賊亦足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
何名為無益哉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君之

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棄其君如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絶矣家氏曰大宰督亦死于此難奚以不書督者即前日弑殤公殺孔父之人身負弑君未討之罪今復為盜所殞此亂臣逸天討不可以死節言者舊史固與仇牧同書聖人削之爾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
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
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
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
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謝氏曰閔公遇難已三月矣賊三月未討而又出奔

宋無臣子可知也逆賊所不待告而誅也逆賊避難隣國而陳容之陳無臣子可知也胡氏曰宋人醢萬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者歸惡于陳也天下之惡當奉天討容受其奔



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所謂肆人欲而滅天理當服黨惡之罪也

春秋闕疑卷七

春秋闕疑卷八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齊侯穀梁作齊人

陳氏曰春秋非王兵皆序爵于是序齊于宋之上予

齊以伯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樸鄉呂氏曰方霸圖

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間有若鄭莊齊僖之

流雖能雄長于一時而終未能執霸王之柄天下紛

紛莫之統一亦可嘆矣雖然人心猶知有周也及霸圖之既興也列國諸侯向之紛紛而無統者今則翕然惟霸主之為聽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致天王之狩一時氣勢聲焰赫奕中國賴以少事然自是王命浸微矣聖人之于春秋也固未嘗不予霸主之功亦未嘗喜霸主之盛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矣胡安定先生曰桓公徒有尊周之名無尊周之實觀其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迫脅強制諸侯納之以會要

之以盟臨之以兵制之以力其有不徇者小則侵之
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
胡氏曰春秋之世諸侯而主天下之會盟自北杏始
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會盟跡此而為之者
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
矣故四國稱人以誅首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
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
民于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

權也家氏曰若如胡氏之說是權與正判然為二其首者予爵其從者有誅春秋畧其首而治其從必不然也　愚謂此當從穀梁作齊人蓋皆貶也王降而霸此古今之大變治亂之幾微也自是功利之習與而詐力之謀勝二帝三王之澤不復及于天下仁義道德之說不復聞于後世矣況桓公五霸之首北杏又圖伯之始聖人于此安得不致謹乎蓋霸者在春秋衰世固為有功在商周盛時則為有罪何則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誠足以暫息當時之亂然擅盟會侵伐之權天下但知有霸主而不知有王室實啟後世之亂聖人于霸圖之興方喜天下之有霸猶憂後世之無王也然則聖人之予霸蓋亦甚不得已也故其予之也必以漸其始也貶之其中也進之其末褒之矣北杏之會聖人安得遽與之乎至于葵丘之盟首止之會聖人雖欲不予有不可得也春秋進霸以漸進楚以漸進吳以漸皆古今之大變也然其始也進

霸其中也進楚其末也進吳亦可以見聖人之不得已也嗚呼讀春秋而至此可以見世道之降矣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豈不信然哉然使桓公因宋萬弑君之始即舉天王之師修方伯之職討宋萬以正其罪立宋公以定其國其功烈蓋不止此今宋萬以臨宋公以立乃托乎宋之亂以合諸侯而為霸圖之舉宜其功烈如是其卑也嗚呼惜哉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而戍之　高氏曰北杏之會諸侯猶有未服者桓公于是滅遂以示威夫藉小國以示威以脅大國此齊侯之術也然齊侯未見其救中國之功而先恃强以滅人之國使其宗社無所歆享人民無所依歸故聖人深責之胡氏曰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其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

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家氏曰霸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此不過拓土開疆之計先王之有天下以興滅繼絶為事而霸者滅國不忌是之謂無王春秋于三年之間連書二滅以著齊桓之功過不相掩也　愚謂天子之于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其爵之固有輕重而施之又有先後也今齊與遂均為天子之諸侯會而不至告之以辭命懐之以德

禮可也而遽然恃强大以滅之使有拒違王命悖慢王室者則將何罪以加之乎桓公此舉豈惟不能盡尊王之義蓋將有無王之心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高氏曰北杏之會遂人不至而齊滅之魯雖不至而齊無以加之者齊自知有負于魯也齊既滅遂乃為柯之會獨會魯而不會他國者度魯之

必從故也此亦齊善圖霸之術也胡氏曰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于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于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讐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聖人備書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子乃欲修怨怒隣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家氏曰敵怨不在後嗣者謂疆埸小事以釋怨于易世之後若不共戴天之讐無時而可釋　愚按所謂

不共戴天之讐者誓不與之共生于天地之間必欲報而殺之也讐人已死則非不共戴天矣讐人子孫豈復可謂之不共戴天乎自魯侯而論之忘其父之殺吾父而與其子通婚姻盟會之好固為不可以其父之殺吾父而欲報其子則過矣聖人于此必有等降固不以為不共戴天之讐而必欲殺之亦不必與之通會婚姻之好如他隣國也但柯之盟齊桓霸業方興魯雖欲不與之盟又懼有滅亡之患聖人以其

情爲可恕也故以尋常盟會之辭書之而無所褒貶焉至于忘父之讐結親其國則罪不容誅矣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十三年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將卑師少也隱公四年諸侯伐鄭暈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

求寵于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左氏曰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按左氏于單伯逆王姬誤爲送至是欲附成其說故以爲齊請師而單伯王臣會之也程子曰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于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于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秋七月荆入蔡

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高郵孫氏曰荆自敗蔡師始通中國今又入蔡其勢將熾欲令中國備之于始熾之時制之猶易至其漸熾將不可制矣㯕鄉吕氏曰觀荆楚方始而蔡首受其禍未甞不嘆中國之不振使蠻夷猾夏而莫之能制也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猶修勤王之職也會鄧盟折則猶交諸侯之王帛也伐鄭伐衛伐戴則猶同

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莘以來五年兩被荆師哀侯蒙塵不反而蔡之臣子甘為楚屬齊桓稱霸蔡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終不得置蔡于盟會齊桓既没晉文未興與楚或抗行北方則蔡必與至于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亦改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文公既没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厥貉之次遂執干戈挾楚穆為窺宋之謀晉悼之興列國

悚然以聽命而蔡且安于楚之宇下終悼公之世不能得蔡于盟會也晉悼卒而楚之役蔡嘗從之是中國之諸侯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于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矣楚子棄疾帥師圍蔡矣其冬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矣楚虔既没而蔡廬復封則蔡之存亡興廢皆寄于楚而中國安得有之乎蔡朱東國之廢置以楚費無忌之一言而廢君立君楚之小臣得制

之矣蔡昭抱累世之憾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止之辱沈玉璧以絶楚質愛子以請晉氣憤而情激亦既轉而從夏矣而名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反至栢舉之戰遂使蔡人假手于吳以釋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迄于春秋以後而蔡終為楚所并是則中國諸侯之蒙禍于楚亦未如蔡之甚也向使當荆敗蔡師荆入蔡之時而齊桓即能救中國以攘夷狄則蔡不折而入

于楚矣向使踐土之後晉霸常如文公之盛則蔡必不舍中國而從荆楚矣向使當蔡昭絶楚從晉之際晉之君能守其先緒而不奪于求貨之臣則蔡必不至于假吳以釋憾而卒致州来之遷矣故其始背中國也在于荆入蔡而齊桓不能救其再背中國也在于晉文没而晉霸不能競其終背中國而歸吳也在于晉霸既衰而不能有蔡也讀春秋者寧不為是三嘆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服故也　高郵孫氏曰諸侯伐宋宋已服罪故齊侯會諸侯于鄄以與宋平而魯之單伯嘗往會之故同鄄之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復會焉齊始霸也　張氏曰齊始霸者葢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自是之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之霸業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

一也髙氏曰至是諸侯始會而霸體定矣齊侯未主諸侯也明年同盟于幽自幽之會齊侯常在諸侯之上矣許氏曰齊侯三合而不以盟以示重慎是以盟而衆信莫敢渝也　愚按桓公管仲果有尊王之心及此諸侯未合請于天王用周召分陜故事擇諸侯之賢者與已分東西而治之是亦二伯而已矣何至為三王之罪人哉不知出此而重會以結諸侯斯末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高郵孫氏曰聖人制禮惟父母存者得歸寧其父母没雖兄弟不往也所以預爲之嫌而防逆亂之將萌也齊桓雖無齊襄之惡然春秋書之與齊襄等蓋非禮之迹同也張氏曰文姜不如齊者八年矣至是復如齊者蓋鄄之會魯莊不與此行殆出于文姜之意齊侯欲求魯好以定霸而莫之拒也許氏曰鄄之會魯侯尚未從桓以其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

于魯是以于此受文姜而弗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防一弛則夫人復啟越境之恣而遂成如莒之姦使人倫失正而風俗相化此先王之輿所以貴道謹法而不言利也家氏曰姜氏曩以如齊之故遺禍于魯齊桓當遠嫌弗即以示儀于諸侯乃猶聽其來歸置往愆而弗問姜不足責齊桓可責甚矣　愚謂齊桓能因姜氏之越禮來歸討其弒夫之罪明正而誅之則家刑國治天下諸侯知所畏而亂

亦庶幾乎息矣何憂魯之不會哉今欲來魯之會而容文姜之姦是謀其利不正其義也何以示天下哉亦何以服天下諸侯之心哉此霸之所以為霸而不可以入王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胡氏曰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霸

鄭人侵宋

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張氏曰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于服齊而背二郢之會鄭之反覆于齊楚之間葢始于此高氏曰葢自此舉之後鄭國不寧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故也　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郳又為之報鄭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家氏曰鄭賂以適子君國突與强臣合而簒之賂得反國突又與强隣合而撓之據櫟之堅以號召凶黨賂以弑死突之為也齊桓始霸謂當聲突前罪請于王而正其戮今為宋伐之非名也

秋荆伐鄭

高氏曰齊既與宋衛伐鄭鄭服中國而荆又伐之此

鄭自取之也葢楚與中國爭鄭自是干戈不已張氏曰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而會鄧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葢如此自是始為中國患矣髙郵孫氏曰前年荆嘗入蔡于是又伐鄭焉所以見荆蠻之强而中國之衰也不早備之將横行于天下故二十三年來聘遂稱荆人僖元年伐鄭遂稱楚人于此書荆言其尚可禦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鄭成也　公羊會上有公字家氏曰是會也既褒其能同必不以公與為諱當從公羊作公會公羊氏曰同盟者何同欲也程子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争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杜氏曰齊桓始霸楚亦始强陳介于二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衛上髙氏曰許男先于滑伯滕子者是時霸主用事輒以其意之向背以為升降或諸國

自以其強弱而相上下聖人因而書之以見先王之制不復行于當時也陳氏曰諸侯之初合盟也齊桓之初主盟也舉天下而聽于一邦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于一邦古未之有也于其始書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張氏曰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盖其衣裳大會之始也樸鄉呂氏曰盟而書同盖同于諸侯之同欲無可疑者以經考之惟再盟

于幽皆書同若葵丘壯丘之會則不書同晉文踐土翟泉之盟則不書同至于趙盾新城之盟而後書同自是而後不書同者寡矣葢齊桓為幽之盟實在荆入蔡伐鄭之後中國諸侯同于懼楚倚桓公以為重故兩盟于幽皆書同焉若葵丘踐土之盟則桓文之威也主是盟者葢出于桓文之意而諸侯從之故不書同晉文卒而楚益强新城之盟同于懼楚自是而後楚日以强中國之霸業日以不振故凡中國諸侯

之相與為盟會者皆倚晉以為重凡皆諸侯之同欲也惟澶淵之盟不書同則平齊晉也皐鼬之盟不書同則劉子不與盟也故有以王是盟則不書同是桓文主霸之盛也二幽之盟而書同則桓公霸業未盛之時新城以後皆書同則晉人霸業漸衰之際凡書同者衆欲之也衆欲之則猶未純乎專主盟也家氏曰又有天王崩不奔喪而為盟與王人下與于列國之盟及其他義不應盟而為盟者皆以同盟書則同

盟之變例也學者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朱子曰若桓公不為尊王室無事自名諸侯則魯莊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魯莊不赴非是叛齊乃是叛周也若欲復讐則當襄公殺其父之時能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周天子方伯連帥必以復讐為事殺得襄公方快人意況桓公入國自在襄公被殺之後與魯桓之弑無相干涉或曰若莊公能殺襄公復與桓公為會可乎曰既殺襄公則自家之責已了與

桓會亦何妨但莊公若能殺襄公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將在莊公而不在齊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屈服于人也

郳子克卒

張氏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故曰子于是始列于諸侯也臨江劉氏曰未成國曰郳儀父既成國曰郳子克成國而後書其卒記其葬未成則否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　謝氏曰拘而不殺曰執執之將以服之也春秋之亂諸侯擅作刑威以强凌弱而執人之君者有之以上虐下而執人之臣者有之凡執春秋皆奪爵稱人以王法治之也惟晉執曹伯歸京師執得其罪故書晉侯許氏曰宋大鄭小桓公懷宋以德威鄭以刑文王之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反之是以爲霸道也　愚按左氏以爲鄭不朝公穀則

以詹為鄭佞人然以經考之齊鄭同盟于幽在去年之十二月至是纔踰月爾安得便責其不朝也若以為佞人文無所據況鄭之佞人齊何縁執之當是以事來聘應對失辭或禮貌悖慢而見執爾

夏齊人殲于遂

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謝氏曰齊人被殺無遺故曰殲春秋不以責遂而歸咎于齊者以其禍由齊發也書曰齊人殲于

遂罪其自取也凡禍出于自為者春秋上不以委命下不以責人胡氏曰殲盡也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强凌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陳氏曰桓公伯諸侯而喪師于亡國之餘自取之也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之不誠也齊人

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之不歸也孟子以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家氏曰魯莊以千乘之國甘于事讐而不耻遂之遺民皷其餘勇猶足以殲滅齊戍春秋特為之書義之也亦可以為忘親事讐者之愧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氏曰逃義曰逃謝氏曰詹以國卿見執不能辯是非明曲直以解國憂乃若匹夫逃難之為臣子事

君不可奪之節掃地盡矣春秋以逋竊待之而謂之逃賤之也臨江劉氏曰譏也以爲義死制云乎以爲不義死道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蘇氏曰詹之義當身受其責以紓國難而逃遁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常山劉氏曰齊桓始霸同盟于幽會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張氏曰執列國大夫適歷三時不令其服而去致防閑懈弛國因亡逸齊之罪也奉命以使霸國有罪不能即刑奉身逃竄同于匹

夫失節辱國僭之罪也同幽之盟守信不篤為逋逃主以取伐于霸主魯之罪也片言而三罪著春秋簡嚴于此可見

冬多麋

胡氏曰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害稼則及人矣故書

春秋闕疑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五十八 經部

春秋闕疑卷九

元　鄭玉　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大東萊吕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考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泰山孫氏曰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程氏曰備預不虞武之善經也戎來侵魯不書者

不知戎來已去而公追于濟西其無武備甚矣是危道也劉氏權衡曰戎來侵魯必有兵衆何緣不知愚謂若今諸蕃出人不意抄掠邊境志在得財不爭土地蹤跡如盜賊故人不知其來也

秋有蜮

杜氏曰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胡氏曰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

佃曰蟚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于上地變動于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亦昧于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氏曰媵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薛氏曰陳人之婦異邦之女而陳大夫之婦也結之媵内女也不言内女者陳人之婦而魯媵之不可也謝氏曰陳人之婦魯女嫁爲卿大夫妻者古者卿大夫亦相媵故也未知

孰是杜氏曰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非魯君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胡氏曰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霸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辭聘禮大夫

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家氏曰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猶有望于齊桓正之前此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無所忌憚蕩游

及莒非惟魯之辱亦齊之辱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氏曰奉辭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擅其國家為春秋子之故稱公子非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氏曰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錄于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别自遠于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于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此以舊防為無

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臨江劉氏曰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廐庫盡矣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爾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濮鄉呂氏曰戎之爲中國患久矣齊桓之霸豈無意

于攘之哉蓋緩以圖之而未嘗絶也漸以處之而未嘗遽也中國之諸侯有一焉之不安于我則固不可以從事于夷狄故汲汲于會盟中國之諸侯者所以治其内也十年之久而後有伐戎之舉不用大兵而聲罪致討之義嚴焉其規模素定故也故此伐戎書人三十年伐山戎亦書人則其不用大兵亦可知矣一捷之後而戎始不能爲中國患戎不能爲中國患而後齊得以專意于楚此管仲之規模也雖然齊桓未

霸之初滅譚滅遂猶肆力以逞自柯盟之會而春秋書齊之事與滅譚滅遂者異矣意者管仲得志其當在盟柯以後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旣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閒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著忽亹儀之在位所以著其不能君也故論者

以爲突始終能君夫㝠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于位豈眞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于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薛氏曰文姜之薨甚天王方伯之無道也張氏曰文姜以國君毋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至于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泰山孫氏曰肆放也眚過也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程子曰舜典曰眚災肆赦臯陶曰宥過無大易曰君子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未聞肆大眚也肆大眚元惡大憝俱肆之之辭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無辜莫斯爲甚天子尚曰不可況魯國諸侯而敢專肆眚哉後

世庇姦宄賊良民其泥于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胡氏曰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氏曰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常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尸善名不

當别謚謂為宋姬者為得禮恐此不特為私謚著譏也濮鄉吕氏曰文姜之行甚矣何以得書葬自桓薨于齊之後文姜為國君母者二十年莊公以小君葬之聖人安得不書書桓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著其罪書夫人如齊如莒以著其惡書薨書葬以著其實並書于策而是非褒貶自見矣陸氏曰葬生者之事也臣子之禮其可虧乎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胡氏曰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

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殺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于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

胡安定先生曰春秋未有書五月首時者此五月之下有脱誤春秋用竹簡故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氏曰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氏曰高傒伉也程子曰諱公盟始與讐國爲婚惡之大也謝氏曰親盟大夫以求婚恥之大也大喪未畢而謀婚惡之大也故防之盟諱不書公其始諱不書公而公之恥惡由此見矣至納幣逆女則直書以其迹不可掩故

也胡氏曰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家氏曰魯忘君父之大讐請婚讐國齊旣許之而使高傒先要魯以盟其傲魯也甚矣春秋書之責齊也亦以責魯也以下文公如齊納幣觀之其責魯深矣夫讐國以傲而加我不惟不怒反詘千乘之尊與其臣盟又躬于齊納幣彼固無所恤春秋爲之諱之乃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而垂法于後世也

冬公如齊納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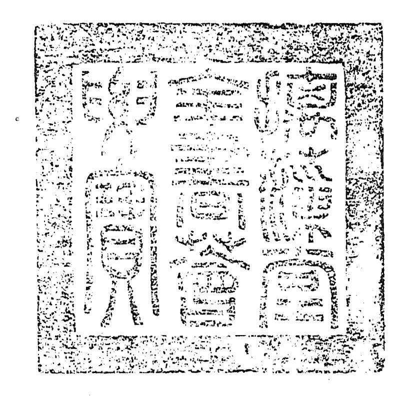
穀梁氏曰納幣大夫之事親納非禮也程子曰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高郵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讐而娶讐人之女又在母三年喪内而行大夫之職書曰公如齊納幣所以見公無恩于母不孝于父無廉耻而親納幣焉一舉事而大惡者三也家氏曰或曰魯與齊既爲會盟春秋無責今而通婚不亦可乎或曰主夏盟者齊桓也今納幣而請婚者齊襄之女仇女也

盟讐人之弟猶曰爲其覇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于盟豈無他族必讐女而後娶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吁文姜親弑魯桓罪未討而死今桓之子娶姜之姪蹈覆轍而不以爲戒其愚不仁亦甚矣樸鄉呂氏曰古者男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過與不及非禮也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亦欲圖嗣之早定也今莊公生于桓之六年至是三十六歲矣以世適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蓋爲文姜所制使必

娶于毋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自今年納幣越明年而如齊觀社又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婚姻而往夫娶夫人奉祭祀以爲宗廟主不以大義裁之而惟毋言是聽則其踰時失禮一至于此聖人一一書之所以垂戒後世也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闕疑卷九



覆校官編修 臣曹 城

校對官庶吉士 臣朱 攸

謄錄監生 臣竺昌基